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七目錄

山西

布政使

張賢　丘陵

謝佑　張文奎

林應標　李僑

李國士

叅政

彭通　曹本

李寯　祝顥

樊英　丘璐

郭桂　張敏

華津　王納諫

王獻　栗祁

參議

黃常祖　王璠

李景繁　胡琮

韓邦靖

按察使

楊基　徐永達

副使

朱瑄　吳道寧

馬應祥　王九峰

程紳　胡賓

劉涇　南逢吉

趙祖元

僉事

劉珏　孫博

暢華　喬岱

孫璽　張時

知府

張賢

知州

何忠　呂昭

王汝績　張廉

李愚　陸偉

知縣

吳傑

學正

曹端

教諭
張敏

譙邑李文友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標刊行

目錄　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七

山西

布政使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張公賢墓碑

公姓張氏諱賢字思齊予鄉道安里人也居縣北衙道村家世業農父諱宣配王氏武室劉氏生公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又棄去躬稼穡久之年踰三十矣一日爲里中人所困公豪邁人也氣霍霍不能堪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舉小侮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取舊書讀之尋入爲學官

弟子從師取友別夕淬礪或時廢食寢踰數年而永
樂乙酉舉鄉試矣其性敏而志篤如此屢赴會試不
第調選授吏部司務爲陟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
介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饋遺一無所取部
中呼爲板張蓋言其節之堅也三載考績誥贈其父
如已官母俱贈宜人云少子綱徒步入京師省問公
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爲此中何所有而汝來
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當是時國有戎事
山西例輸餽踰期不至朝使往督者或以才能罷或
以賄敗當道忌公者欲中傷之乃以公往公至執其

好惡者數輩痛懲之乃定期日不輸者如此罰吾人
前此亦聞公名見其威令如此此咸股慄爭輸之無敢
後者果及期完矣　天子嘉悅超拜山西
右布政使此視事令出而人信不戒而民集咸惠並
流遠邇悅服以爲數十年來旬宣之政未有如此者
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
一驢送之旣見公公怪其胯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
紀不敢隱具實對公怒痛笞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
公一日浩然歎曰老且至吾盍歸乎當是時吏部方
以都御史擬公疏未及上公投牒而西矣旣歸休下

舊廬數楹僅庇風雨布袍疏食無異寒素泰藩一參議公部中舊僚也見其用之以其所餘俸米輿送之公固謝曰用入自足用此君移廉之資不敢拜賜仍遣之與歸嗚呼此豈直予鄒之罕覩哉居常教子孫曰資性可讀書者教之讀其不能者盡歸之農慎勿爲吏壞身心辱門戶也閱數載老疾卒餘資僅具棺殮葬村之西北隅祖塋方臥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真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二子于是奉其遺命不敢違

山西左布政使丘公陵傳　朱睦㮮

丘陵字志高蘭陽人也宣德四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授咸陽教諭遷平鄉知縣凡所施設不憚勞苦邑有滹水暴悍衝決數為民害地卑且無城郭陵築城又築長堤數十里以障水民得播種堤上復植雜樹以固基土木之變民恃以無恐故至今目其堤曰丘公堤云山西歲饑流民入境陵拊循之給以閑田使食其力民歸之者千餘戶先是朝學傾圮陵撤而新之又為諸生嚴立課程時加考閱其俊偉者則別館之日給薪米膏燭以助其成邑之鄉社十二亦各立學

擇師以教之於是絃誦之聲達乎閭里在邑數年諸殷皆舉值家艱歸民攀留不得乃預計服闋之日詣闕請復任從之又數年　景皇即位以廷臣薦擢淮安知府天順四年陵入覲以政績卓異特賜錦衣寶鏹仍命張安禮部以示褒勸累擢山西左布政使成化初李秉為吏部尚書執法不阿學士彭華從子求京秩不得憾秉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誣劾陵坐遠乃上疏奏辯事白彥莊免官陵亦致仕後二十年平鄉百姓思之為立碑出貲相事者如市淮民亦追念相率設主於名賢祠歲時致祭焉又採諸善政民謠

撰遺思集刻於郡中陵性清約未嘗有姬妾之奉好
讀書老而不倦所著有嬰教聲律二十卷芸菴集三
十卷藏于家子輅山西布政司左參政

中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謝公佑神

道碑銘

公諱佑字廷佐姓謝氏世居安慶桐城之清淨鄉曾祖惠一號添錫祖住慶值元季世亂有兵肆入鄉刦掠殺人者公從容諭止解其所縛而縱之賴全者衆世稱其有陰德逮入 聖朝天下平定即鄉之朱清波葺舊廬以居樂善好施鄉人號爲心善先生父承宗母王邁疾刲股和粥愈之人謂之孝子妣錢氏有懿德生二子長俛次即公也公天資雋爽幼有巨志父早卒家貧錢躬紡織以拊之嘗牧牛田野間每抽

書於牛背上讀人咸異之甫成童縣尹欲舉民秀增
廣學校生員時卿知州章公共封員外郎黃公子清
俱爲庠生共舉公族長之子以充族長度子弗堪集
族子弟問誰願爲皆默然公獨應曰吾願往母惜之
爲泣下公慰母曰兒得爲秀才不愈於牧牛乎遂補
庠生寓員外公所拜爲師員外公教之習字肄業公
遂知用功日進一日竊朱書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
夫十字於几員外公忽見陽斥而陰重之教諭冷公
脂初至選公聰敏者數輩注意訓廸日授書數千言
公讀不過二三十遍輒能背誦冷公深期待之諸生

遐假日多事佚遊公獨理課業於史志諸書無不博覽工詩賦及駢儷之文不泛交際遇益友必執贄以求講訂知州公愛如已子供其所費不靳習詩經忽無師傳賴南昌朱孔修先生引拜吉水尹司正先生得經義百餘篇以為式自是既化成文越三載經書豁然通貫宣德乙卯遂領京闈鄉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觀政刑部邑自國朝開科以來無登進士者登進士自公始舉邑咸歎慕之丁巳授本部陝西司主事讞獄公恕已未秋以疾辭歸辛酉疾愈赴京壬戌奉調戶部四川司主事治政有能聲命解官銀萬鎰

赴遼東羅糧以實邊庾陞署本部廣西司員外郎景
秦改元賜勅褒美贈考如公官妣封太安人妻封安
人迎太安人就養官舍己巳秋北虜入寇以公有風
力改監察御史奉勅出鎮大名練兵保境以為京師
聲援公至修城垣造器械柎流移訓士卒號令嚴明
百度振舉軍民帖然事定還朝陞署本司郎中復奉
勅往督山西邊儲接濟大同宣府事還與實授未幾
陞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天順改元復賜勅褒美加
封贈其父母如制尋陞河南左參政戊寅陞山西右
布政使公蒞官慎勤存心仁厚凡所設施務使民沾

貧悲前後志操始終一致兩主提調科場上類慨其公道成化丙戌年方五十有六苦風疾具疏懇乞致仕歸家杜門卻和不干世務奉觴壽母樂其天倫爲人器宇軒豁脫略畦畛絕無所雕發言談笑一座盡傾好評論人物窮其底裏人多服其至當作文雅淡詩有唐人風致書法得歐蘇體有宦遊稿藏于家晚於祖基作室爲休老所鑿池養魚別開峙流周垣植以嘉樹客至則開宴堂中觴詠爲歡或散步園池以爲適已丑太恭人以壽終公哀毀喪葬一依文公家禮不用釋老二教鄉人化之庚寅春至邑中訪故舊

首謁文廟次造員外知州二公家分忠俸金以酬舊
德越數日遝郷而風疾復作矣享年六十

中奉大夫山西左布政使蒲山張公文奎墓志銘　　　　　　許宗魯

嘉靖己酉十一月六日山西左布政使蒲山張公卒于家公源出山西五臺縣後遷介休縣再遷河南靈寶縣元末諱善者始遷陝西洛川縣善生嚴嚴生福福生封文林郎兵馬副指揮貴貴生山西保德州知州郁郁配贈太宜人孫氏生義官文賀賀配封太宜人任氏生公公行居　諱文奎字應光號山其別號也生有至性聰敏過人而篤信力行不事華飾始受學于鄉之孫先生年十二能文章遂爲楊公督學試

補縣學生員歷試學臺皆列首選正德丙子以詩經
舉于鄉明年丁丑舉進士試政吏部己卯授刑部廣
東司主事無何丁外艱嘉靖甲申服闋復除江西司
丙戌晉貴州司署員外郎其在部署夙勤聽斷據法
原情不撓權勢不侮寡弱稱明允焉某年陞四川按
察司僉事先時芒部弗賓叛服無常公理其事親涉
夷境諭以革流復土事由夷民歸化將蜀地屢饑振
施惟殷乃遍歷荒遐若滇若貴至皆再三不以難苦
避遜適有貴官謫居行頗不法公繩約以憲略不假
借致有流言以敝其賢己丑考察量移山西按察司

督理屯田是年始受主事考績之封保德公秩崇從
本階綵任從夫階誥贈封俱宜人公與厥配王受勅
命王封安人云時參將某違例占種人不敢詰公援
劾不貸屯政就理尋以賢能奏薦再奉璽書飭兵石
隰武備聿脩癸巳考績晉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是時
向所繩者摘摭其地公援例疏請迴避因有論辯部
命所司停勘公乃整歸田里仰浩然自休搆亭敖投
曰吾嘗爲濟鄉山人矣丙申事白奏上左遷一級丁
酉添註直隸臨州府同知往添註官多不事事公力
政不怠墾荒復逋郡乃大治戊戌晉湖廣按察司僉

事督理江防己亥　上南巡與鄒公賦除道建廠供
備行宮所事克舉　上嘉其勣賜衣一襲白金三錠
是歲　章聖皇太后祔葬顯陵公莅梓宮自劉家隔
抵石城驛川途無警奠獻如制乃又以法檢束從官
往來道途事集而民不擾使者以聞復賚衣一襲白
金二錠庚子晉江西按察司副使職清軍伍兼理驛
傳公按籍稽勾酌宜裁革二政允修君其發指揮羅
某之奸息妖人易盛之亂尤爲顯勣壬寅晉四川布
政司參政癸卯入蜀視事乃革州縣庫役之供應罷
西路夫役之輸録催科撫字寓仁于政民愛畏焉其

年晉江西按察司按察使江西為南方之大省宿號難理先政在民民見公至欣迎載道公持守不阿貞肅有道意度改觀未幾晉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歷官既久廉節愈厲惟攜二童侍行俸金亦以貯庫大革加耗裁損公費覆露廣通晉省以寧然以下通諸謁不事逢迎久居不遷丁未以內艱西歸居憂讀禮無慾孝思至是卒卒之先數日夢乘白馬而行又夢雪中輓紼覺語其子曰日且大、、吾其死夫已而果雪沐浴正冠奄然逝矣公性沈毅而慈仁任事不退待物不刻故論者謂其有仁者之勇然志存經濟用

不鈞樞談治道者惜之晚年好神仙服食修煉自謂
有得恒以仙官自況公退燕居凝神內照泊如也往
歲予臥病公自蜀中寄致黃庭經一帙副以手書云
吾誦此經大有神驗子能持誦萬遍諸病可蠲因致
長生之道于心信而感之謂公能是道也而竟止此
其故何邪然乘馬雨雪之祥自刻反歸之期殆亦有
所得巳

山西左布政使林公應標傳

徐觀瀾

林應標字君儀系出端州登嘉靖癸未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會夷人進玉郎中陳九川驗入旋失之事覺赴詔獄郎中惶急不知所裁設抵云是日為林主事直署期司隸詰之再應標佯不省坐誣服受杖並繫人問之曰幸得為同舍郎情親遇小利害輒抗辯是市交也且奈夷人姍笑何久之進玉者復至司隸召至府出二人令譯者通其意夷熟視應標數搖首見九川撫掌頜之誣始得直然應標終不欲令郎中獨坐而已得幸解也於是同朝人士凡稱應標長

者而不直九川也後出為江西僉事累陞至廣東按
察使訊獄有取夷舟覆溺物者為怨家所中寘重刑
先後廉訪使視為已成事不復再鞫應標廉其狀輒
云此非剽客流坐怨家誣服而文致者不深核之也
竟出之轉江西右轄遷左轄時袁州相嵩已專政矣
江西歲出籍錢數十萬市上方物輸之少府故事率
聽袁州子壻具駔儈之徒司之以故籍錢空帑而京
師主進者不見持一錢入應標至嚴壻袁應樞復以
為請袁以林謹願此特書諾聽之不意其拒之深也
銜之又藏中無名錢先是諸左使輒括之為問遺袁

州其應標誡慎封識筦庫椽數以爲言云此左使陟
開府道地也應標笑謝之坐是謂山西將晉府以子
錢糈食諸王子孫諸王子至不能厭糠覈應標至召
教授庭譲之曰若不聞馮驩操蒯緱抵孟嘗君所一
窮客也尚能令薛民親孟嘗而游揚其名今朱邸無
食客之費而宗室非薛民之比若專輸貲乃不能如
一門客力乎詞色俱厲教授蒲伏謝無所容自是散
祿必召諸王子至庭以次授之晉府積空券無所舒
憤乃摭他事誣訟闕下袁州相受晉邸金猶以前銜
未已遂可其奏應標嘆曰吾獨不念主客將尚能激

昂置不辯事乎遂趣裝歸年五十六卒于家

原书缺页

二疏尤爲人所稱說初使山西清理軍伍暨察按臟
究心所事即行陣尤足淹數檢覆其再按山西也時
值爲饑且惟慮患下車即請帑施賑民藉以生乃其
周邊方之處置而武備修急學校之教養而士風振
別部吏之臧否而官常飭嚴府庾會計而錢穀稽諸
所設施憲度斬斬其決晉潞裂封之疑以杜爭端陛
潞安州治爲府以沁宿恩尤人所推論者總其先後
論皆經國遠猷裕民至計若崇聖學設總制綳黃內
侍之違法劾席尚書之庇私糾常都御史之怠事參
郭武定之侈僭種種多故海內想望其風采詳載家

傳志不悉云按王氏之先山於渭南蒼頭鎮諱舜卿者選守文武陵寢徙居畢郢原下遂爲咸陽人有諱瑶者　國初爲宫寮然皆譜牒無考不可論其世次至諱十者生子士榮士榮生整整生才初授散官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加贈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配岳氏封孺人加贈恭人其子即南灃也諱獻字惟臣以居灃渭之汭自號南灃

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栗公祁墓志銘

于慎行

東巖栗公者諱祁字子登世爲山東夏津人大父以上隱德不顯父節爲邑諸生以公貴贈戶部郎中母所封太宜人太宜人之賦栢舟年甫二十有二公蓋生三歲而孤也稍長就外傅文日有聲燁然爲名士嘉靖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第進士授徽州府推官徽俗故黠好氣鬬里小不相下輒聚徒格鬬或有所殺傷人投諸水火則詣吏訟常十餘年不決吏甚苦之公察其情詞此難以法彈治顧常爲好語三四罷勤

嚳之民反輸寫心腹有所感動老吏嘗指悚服乙丑擢南京戶部主事榷稅杭州杭州物力華侈號爲金穴公益以清操自矢月俸之外魚鹽蔬米無私毫毛越中士大夫皆恭而歌誦之已擢本部郎中滿考誥闕隆慶辛未以舉拜湖州府知府下車即移記與吏民約太守爲天子牧養百姓輕徭平賦相與休息不多爲條教以淆其耳目令長以下皆體此意守湖三年政和役簡民無擾焉決獄惟務平反不喜以微巧文中人曰吾爲民父母柰何撓三尺法以罔赤子然至家舞文吏銖兩之姦又無不立發矣郡海水災民

大饑巫謁部使上書蠲其十之二三又漕卒故代他衛輸十餘艘請還其籍軍困以紓往郡多錢穀若賈人榷會歲致羨金若干爲焼庫費公悉謝罷之湖人頌公至不容口尚書潘公每爲人言吾自兒時至今所見賢大守無如栗公矣乙亥擢山西按察副使備兵懷隆去郡父老夾車啜泣送不下千人懷隆者在上谷漁陽間號當路塞東南護陵寢自虜款關少烽燧然治兵者常重其選非才識練習不使往故以屬公至則大修築邊公行視故亭障徙取文具雨至輒壞乃躬立畚鍤開從者史士所築殊險固稱雄又以

其暇秣馬訓兵修茲戍具士毋敢解甲以嬉軍中有訟不甚裁以文法惟笞而遣之曰塞卒困極矣日負土石操戈殺所入不盈庾斗慊慊苦饑一傳爰書即三月廩止盡使當府奈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於他道吏士戴之居三年貢市告成有詔賜白金文幣即拜山西參政兩臺交章薦公大臣閱邊還報稱公可大用而廷中議遂以公開府北邊矣一旦搆小疾即不起惜哉公爲人豐頤重厚舉止雍容美文詞平恕不苛馭下取寬簡而持己獨嚴所至有廉名自筮仕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歸北惟圖書數卷嘗自稱曰

令爲吏試右職率務積纍裝爲子孫計多藏厚亡反受其殃或喜蓄玩好不惜千金購之至以賈怨不肖子持之貿不博一飽徒爲人指笑何益嗟乎有味哉是言足知公平生矣公生嘉靖丁酉卒萬曆戊寅得年四十二歲

山西左參議黃公常祖志銘

彭韶

正統末韶入郡學獲見前輩風致及其時禮俗大槩老成朴素遠浮薄恥言人過居室服用多因仍舊故婚姻交際略備儀文而已安識驕侈而以相訕相懟哉郡志所謂俗幾鄒魯實於縉紳故老有賴焉時若會元陳公舜用郡守方公庭訓郎公季述及濟軒黃公四五人皆朝野鉅望黃公於居室終身不栭一椽尤爲街俗繁重柰不數年前輩淪謝素風漸微似聞後生耳濡目染去儉入奢君子每爲之慨嘆若公遺行安可不傳示於後人哉公諱常祖字邦經先世居

涵江齊綏濟美爲閩大族曾祖林元涵江書院山長
祖佛不仕始遷城西梅峰峰下父震號梅東又遷義
井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妣蕭氏封宜人
梅東公精易學爲莆士師公少習之始遊郡庠又從
林三復顧在軒二先生治尚書學復卒業殿元林綱
齋之門修詞知名遠出流輩雅爲莆守周公瑛所器
許已而公應貢升太學生舉永樂辛卯京闈鄉薦明
年壬辰榜三甲第一人授行在刑部廣東司主事曹
事繁劇因得練習滿三載陞員外郎彌加詳愼嘗有
進人書者五日不得報懼而自刎部旨疑有他冤對

其居停婦將抵死公原實不反以免丁內憂服闋工部尚書吳公中董營建奏爲其屬採木于山西湖廣時督促嚴急公爲上爲下悉心殫智事集有緒民頗得息肩有御史周姓者共事不法公糾罷之事竣秩且滿受誥命封贈父母援例省祭榮歸于家人思周守爲知人既還用少師楊文敏公薦陞山西布政使司左叅議并晉地瘠民貧值歲凶多流亡公奏乞招徠聽免徭役三年悉復業平陽界上有盜聚千人爲害公推誠諭之不旬日皆降附正統十年滿六載致仕歸年方六十三公形神清朗動止穩重性孝友毋

嵩宜人嘗病革所以身代而愈後數年毋沒築墳于
鳳凰山掘地三尺許得甕器五銀牌一上刻使司守
有署押蓋昔人所定壽穴未及用而公得之教諭林
魯瞻爲福地記時公未佐藩後果符署刻人以爲孝
感所致堂兄順美等沒無嗣公爲之殯葬嫁其孤女
既老羣處里社未嘗以齒爵自異是後行人方公源
深等繼歸故里刑部員外郎劉公玭時尹莆邑請合
會元諸老入會號曰耆英與守張公淵立坊以表之
郡故事未有也　憲廟登極公進階中憲大夫優游
城居二十餘載至成化丙戌三月卒年八十有六

山西布政司左叅議王公璠墓表　　邵寶

公姓王氏諱璠廷瑞其字也陜西鞏昌府寧遠縣人國初有以人才官某縣者後遂居之高祖謙曾祖仲榮祖興咸隱弗仕公之父永昇舉景泰癸酉鄉貢授河間府知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戶部郎中母賈氏贈太宜人河間四子公其季也公穎敏不凡河間奇之遣與其俊彥者游公弱冠河間當考最嘆曰吾覩四子惟璠也偉其將以材顯乎後吾種種尚可僕僕人下乎遂辭職去歸其鄉命公入邑庠戴恭簡公以按察副使督學見而器之會同舍生侵學傍隙地

衆忝於官以兩推公爲先公素伉直領之事闗不行衆更詭爲文投之縣代署公名非公意也尋覺發於巡按視原文有公名例出爲掾戴公聞之曰吾識王生豈爲是者哉然莫能救也是歲癸卯當鄉試戴公乃牒縣以掾入試遂得舉自述事至是凡八閱月耳明年甲辰登進士第河間疾且革聞報喜曰吾願畢矣尋卒公聞訃奔歸伏地大慟以祿甫及而親不待有終天之恨焉築廬墓傍手植松楸置祀田百畝服闋奉繼母徐氏之京授戶部主事監督臨清水次倉同事中貴剝尅爲狀酷流諸郡公力與之諍朞月間

縛奸胥輩二十餘人皆寘於法時有眞部使之稱進
員外郎丁內艱服闋進郎中奉勑總理遼東糧儲兼
管屯種於是邊帥每告之公杜請託謹權量尺布斗
粟必親稽焉閱實至得羨若米千萬數考以稱最奸
商射利不遂者朋誣于廷公疏上其狀下御史臺治
而法之凡百十餘人故事征商額外有楮價充公用
公悉罷之既還朝補貴州司奉勑催運漕河時值某
藩之國河道壅滯公夙夜乘小舟巡視衣不解帶者
四十餘日上便宜數事詔皆行之人以爲便尋擢山
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冀北道冀北古雲中地匈奴

出沒不時戍卒餽餉恒虞不繼公多方調畫遞鎮荷爲重壬戌朝正考覈羣吏銓陽馬公在銓部方以公爲材而豪棨顧公以都御史叅會竟以臺評罷公乎之不能得屢稱于人先是山東叅議某者以分守在遼東與公不相能其兄司徒公每乎之公之被黜人謂其有力焉公初被黜上疏自序其課績所得詞語大意謂外銓籍而信流言衆名士以重謗請下臺司根究屬藩府暨鎮撫臣亦有上疏留公者詔命之辨公再疏撫臺許之失云云且謂臣猶出歸借得復歸亦無顏與婢奴相見請雪其冤而許之 退事下臬司

公三疏請稽報不時上之故語益峻切會孝廟崩事遂寢逆璫竊柄時有勸公赴愬者公笑謝焉曰吾以吾行之不白故忿而有言今就彷途吾之心事誰與白者言者愧而去公在京師久之南游至江淮愛揚爲文獻地又以女歸兵部儲郎中洵可依以家也遂卜今居未幾以疾卒年五十三論者謂公天性亢爽痛厭世之齷齪忍垢者事多直遂名以是得而謗亦隨之然夙負幹局尤習吏事使究其用當必有所樹立而僅止乎是知者惜之烏乎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吾於公有感焉公自爲諸生

侃直自許羣議攻人輕於一諾遂蒙不韙至落士籍
及居官奉使知有國法不恤毀譽當商利交征之時
獨搜刮弊端以賈羣怨察入淵魚亦或有焉而心則
共且勤矣論者媒孽而指摘之公抗章自辨至于再
三詞氣俱壯逮權奸當路一言投隙立可甘心於人
乃退然止縮雖或勸之不爲動也公於是時寧忍一
時之憤而不欲傷 朝廷之大體寧受終身之玷而
不欲壞士夫之大節此其心爲何如而凡前日所謂
過者可一言以釋之矣然則所謂觀過知仁者吾不
於公有感乎

山西右叅議李景繁傳

朱睦㮮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也幼而好學器度不羣治朱氏詩成化五年舉進士授陝西三原知縣三原多大商鬻販淮揚間貲累數萬每皆輿貲千金景繁禁之使如制逋民歸者復其田廬死者給以棺居數年稍遷太僕寺丞改工部營繕主事二十三年遷虞衡員外郎尋轉都水郎中管漕河時漕塞自儀眞入淮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揚子橋三汊河廣皆六尺次濬廣陵驛東廣倍於三汊次濬朴樹灣廣三

倍於初次瀹儀眞瓜洲二壩廣倍於什樹者三深於舊者各五景繁行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洳匯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之匯也景繁導之自古劄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値江潮時開壩閘恣江北走巳卽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漕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閘數日會大雨漕渠水瀰瀰

襄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邳州將衝居人震恐景繁又作石堤河不能爲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右叅議理儲景繁行塞上十年而餉運不闕擢四川右叅政以疾乞致仕歸論曰余聞國初導諸泉合洸汶泗沂之水以益漕漕不告涸後百餘年而泉源湮匿者過半故漕惟資於河河水濁而易淤是以屢通屢塞廷儀之治泉雖重忤人弗計也邦泰導古劉港劉家灣湖至決壩閘俾江水奔湍濟漕於是大利非見明勢力不搖於羣議其功豈易成邪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公之謂也

胡叅議琮傳

文徵明

叅議胡公琮字文德蘇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爲江陵知縣縣隸荆州荆既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物繁民慓悍易動吏數令政不治公疏舉博諜隨事經理務用法剪其豪猾不令得肆遼王以近屬橫甚其下兵校椎埋圍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王不能堪日夜思構公時時饋食㮚以金錢庶幾公一顧得以劫持公既端介不可涸則相戒斂戢終公去噤不敢爲暴湖寰盜發朝廷籍士兵討之夷獠詐設素無紀律椎刃劫奪所過警擾公大具牛酒先享

飭其乘率俾為要束而身自飭終皆厭服遠望以次受犢夫無有譁者居三年徵入為監察御史以事左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劇邑民習聞公江陵之政惴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乃不事搏擊一意拊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章節孝時時進其父老儒生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民用悅服俗以丕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自持頗不與羣僚狎比或言於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為守下守嗛之公不為意俄而守為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卒用計脫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知

莫與計事大璫自滇還道出湖湘所至笞擊官吏責索賂遺公故不爲禮徐召從卒隨以出若將檢其槖裝者璫懼急引去他日有詔括金諸郡檄牒旁午公持不即下僚屬相繼進說恐閣詔得罪公曰常德郡比歲且儉矧金非所產又何賦外有徵乎即罪罪主者不以累諸君也已而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閙常德事甚悉在常德數年以母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即欲奏籍於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於

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即上疏言先王之政取於民有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況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　朝廷卒從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而倦遊矣命滿考赴吏部遂乞致仕時王端毅公主銓彭惠安公爲吏部侍郎素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爲論奏增秩以朝列大夫山西參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常以邑子爲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搢紳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

引用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彊執不欲附麗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倒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貧與俛歸益事韜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郡守者雅知延禮郡彥於是諸郡彥共請公爲會偶其人被酒詐語公公卽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府人無事擾出乃爲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

親族年七十九終於家　論曰儁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於胡公歷仕郡縣靖共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即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有爲而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平生而失之於是乎剛則折矣夫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

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韓公邦靖墓志銘

王九思

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慶同州朝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父曰蓮峰先生諱韶宗仕爲按察副使母恭人閻氏蓋弘治戊申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五泉子五泉子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餘首四歲而能通孝經五歲而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蓮峰先生問之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八歲而通舉子業

十四而舉于鄉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武功康德涵愛其才推爲庶吉士不果明年己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紿曰部尚書至因起撤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與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與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兼收黑窑廠主廠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去矣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於

商爲羨餘以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本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幕者易與耳又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司覘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五泉子固不與金劉太監怨久知其爲人不怒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其近幸索抽分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幸無求韓主事我嘗有以瞷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五泉子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

獄以無事壬申春南北畿內山東河南諸郡盜起
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嘗前除者數人
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下者次不及五泉子
部尚書知五泉素勇可使數目五泉子五泉子毅然
請行後亦有天幸不害北歸遷員外郎都水司出奉
部檄清查直隸山陝諸路歷年班匠銀兩既見其民
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
竟罷之而　天子於是方以災異下訪求直言者五
泉子歸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
背之際甚可畏也　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

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羣儉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挫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火興荐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宮災　陛下下詔求言天下之人莫不祈望以爲　陛下翻然改悟轉危爲安也然徒事虛文不修實政臣下章奏罔有施行而部官苴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沮喪以爲　陛下遭此大異乃復如此是悔悟無期而治安不可望支離不可救也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搏沙之喻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

奏採擇施行前後言官待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
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迂將來之禍澤天下國家不
勝幸甚疏上　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
鐸率衆論救之乃奪官爲民其後御史師君存智范
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辛巳秋　今
上即位起爲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於是感激奮勵
單車就道革奸平獄權家斂跡然分守道故無印由
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防不報是時
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
奉例開墾草塲數千餘頃皆爲豪家占種乃前後上

疏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柰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乃奉經略邊務嘗奏疏薦之而曰臣見左參議邢靖潁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率士裨輔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報五泉子慮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

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
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即行御史朱君寔昌奏疏薦
之而以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友名節交相砥礪乞
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苑洛子也吏部具奏上報
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
不忍舍去泉子亦爲泣下而嘉靖癸未二月初十
日抵家於是謁孔子廟拜縣令拜先隴雅見於祠堂
稱觴壽母與諸兄弟燕飲終日甚樂也乃十八日病
損食不豫苑洛子爲迎醫甚衆乃愈益病四月初十
日衣冠如平生呼苑洛子曰我其逝矣十九日必大

雷雨卽爲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一日我强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雷雨苑洛子爲正冠然已不能語而搖首苑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及二十日而苑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應苑洛子痛泣曰吾弟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果卒距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屈氏生一女無子以族子仲譜後自五泉子卒後太恭人泣之不已苑洛子廢寢食泣蓋其平日孝父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逆吟先生病寢處其側者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君邦彥及苑洛子及處其弟國

予舂邦瑚極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告之益又嘗為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孝友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己之廉食用之儉細行之必矜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書者不具書其在浙得代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此人所難能者書之為世楷法銘曰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子美及罷歸為予誦其古歌辭浸淫唐初遍漢魏矣觀朝邑志其亦文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乃不壽死嗚呼天耶孰為五泉子耶

按察使楊公基傳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吳中遂家焉穎敏絶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鑑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王師下江南籍錄諸院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卒于京基尤工於

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於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至正洪武之際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號吳中四傑所著有眉菴集

山西按察使徐公永達墓表　楊溥

公徐姓諱永達字志道世傳唐侍御史有功後曾祖仲明祖景讓考子昭世有善譽母宛氏儒家女公幼學敏悟好讀書入鄉校習舉子業洪武丙子秋中河南鄉試魁年甚少人多奇之明年春陞太學戊寅授陝西同官縣學教諭後調湖廣之宜章以外艱去服闋調鳳翔之寶雞永樂庚子以薦驛召至京授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甲辰　宣宗正位東宮陞右春坊右中允明年得推恩父母妻室　宣宗即位陞鴻臚少卿使交阯陞卿庚戌調湖廣按察使以內艱

去乙卯奪情改山西賜璽書遣之公居鄉校居太學
知尊師取友所與交接者皆敬愛之典教三邑自謂
師道不易稱禮致宿儒講明經義以求精到從游之
士多底成效居顯要者有其人在資雖九年考滿諸
生奏留之嘗爲四川鄉試考官去取有公論總修陝
西誌書事有條理人服其學識陞翰林侍經筵再遷
春坊職輔導從事惟謹在鴻臚恪守禮典奉職無廢
調湖廣山西達風憲大體劾奏苛暴擒捕奸貪不避
強禦公孝友母老不能就養請分俸於家恩賜金幣
必先奉母居喪守禮處兄弟和睦居官守廉嘗持節

王國行册封禮王所與鞍馬金幣裘衣皆辭不受奉使交阯諭酋長者三所贈貨寳直千金毫髮無所取官舍蕭然無異寒士及卒棺斂不能具壽六十有四配張氏克甘清澹公無内顧之憂嗚呼士君子遭際爲難叔世有間爲尤難公以經術由師儒薦登禁近出掌一道風紀足以行其志遭際四十餘年操行廉介始終不渝夫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士論居官有守者未嘗不稱公宜有聞於叔世也予故以是表其墓云

山西按察司副使朱公瑄墓表　吳寬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恩仕于朝爲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參輩偕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既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爲狀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來致其意曰公葬期迫矣待此以刻乃視其狀叙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地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鎭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恒愼恒娶陸氏生公諱瑄字

其別號鈍菴幼有高資總角能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為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為彭公二公問弟子之穎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舉及還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為恨今復忍違遠乎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虜之變京師戒嚴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

入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諭諸將士以當奮勇死難之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有備而遁有詔班師蒙宴賚甚厚京師既無事公奉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玉者連姻中貴怙勢爲害公廉得其事即按以法一時奸貪斂蹟屬吏肅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滿代還都御史陳公鎰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內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絫平反冤獄再清軍伍冊恕不苛無隱沒誣枉之弊

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輒兼領其事一日至大同有中貴覬幸者入其境上下惴惴莫知所爲公出郊迎之與語其人竟斂戢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爲樂公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况道涂不便馳逐獨不自愛乎遂止一時從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外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爲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成化五年莅撫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五耳人勸之不聽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相娛樂每以善言訓誡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道延師儒于塾淑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多

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孤子女四人悉爲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卹人者尤多公自登甲科受官幾五十年而家居者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公有六男二女孫男十二當國初其祖士清爲邑烏溪大姓趙忠卿贅婿趙以富豪於一方士清逆知其家必罹法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不賢智之

山西副使吳公道寧墓志銘　何瑭

嘉靖十年十一月致仕山西按察司副使吳公以壽終公諱道寧字世安先爲浙溫州之平陽人國初徙居南京父雜成化初任溫縣教諭嘗夢於黃河中流拯嬰因曰吾當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焉公自幼篤實無妄言成化丁酉中河南鄉試禮魁戊戌登進士第授壁山縣知縣迎敎諭公以養政暇定省教諭公每舉古語以訓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故公居官恒以慈愛爲本節民財力爲先至於徭役一事尤加用意故復業者接踵而至百姓愛過父母三載

以政績卓異陞監察御史彈劾激揚風裁凜凜弘治初年河内民奏開廣濟渠不果行是時公巡鹽河東適勘鹽引十萬應否充給河南官軍俸糧公曰俸糧吾省利廣濟渠吾府利均爲國家利吾兩成之達諸河南撫按從渠成溉民田甚溥巡按真定等四府貪酷望風解綬先是開州有巨寇爲一方深害交結權貴莫敢誰何公設法捕獲戮諸市聳人心大快弘治十一年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勑整飭鴈門等三關兵備創築寧武新城設寧武所及沿邊堡寨俱募軍充實武備一新邊人有賴後以疾辭歸惟以耕讀爲

事每訓子曰汝祖三十以後始發憤讀書或夜無油就月色讀尚能明禮經中式刊文汝俱年富燈火不須營幹正宜努力諸子或不能背書即掩卷朗誦一遍曰我年六七十尚能背誦汝後生反不能耶諸子感奮力學宇中遂登進士第正德初廣濟渠通塞不時公因泝流窮源相度地勢直抵五龍口嘆曰使渠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不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失地利耳遂達諸當道疏濟舊渠三四里許另開利人渠曰舊渠如此故失利新渠如此乃得利刁民百計沮撓往返五年而後渠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

國初遶府城東流入河公因㳙利入河見其南流日此古蹟也豈可興今利而忘古利哉達諸當道修架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林下優游三十餘年身體康强未嘗有疾年八十五六時每遇別墅花卉春佳秋禾告成不杖觀翫往返步行數里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教子孫讀書爲上策耳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馬公應祥墓志銘

王九思

公諱應祥字公順其自謂曰敬湖山人其先山東高苑人也有諱帖木者洪武中以總旗扈秦王就國隸籍西安左衛乃遂為西安馬氏帖木生子道原有子六人其第四子昇生倫倫生公公自幼穎異成化弘治中為咸寧縣學生授易旁及羣籍不專記誦而妙契古人作為文章秀麗奇特獨步一時督學浮梁戴先生與其進上饒婁先生評其才金華潘先生賞其文益嘗策試三秦人物批其卷曰英風凜凜氣凌霄

漢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進士觀政戶部其年秋齎犒金甘肅有以羨餘言者公叱去秋毫無所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而是時又乏善令久廢事一切積廢租賦至數年不完前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之不率教者治之不妄笞一人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爲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完徭役均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矣暇則課諸生令工部侍郎何粹夫尚未知名公許以爲聖賢之學台輔之器也適渭王宗器先生守懷慶而河內附郭縣

也嘗召公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呼之公禮益謙然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爲各得其道戊午春九思以庠吉士送幼子道河內入其境民咸樂道之至其庭吏縮首立如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如也乃賀曰可謂不負公字予曰敬夫充吾志須吾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耳當道方有旌薦乃明年巳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竟日乃始別去三年喪畢乍酉冬改任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爭地數尺乃起訟連歲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福

公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民有撲險不輸賦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輸賦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啟兇者拘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榱出緣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人之因搤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

遂執而抵于法葢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
來抏吭耳於是縣中稱爲神明歌頌之今少保臯蘭
彭先生故參政廣東何子敬相繼守郡咸禮重公巡
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問勞而舉薦甲子冬北上考績
比歸之明年乙丑吏部以風憲起公贖饋一無所受
學士經生隱逸之老以其德政播諸詩歌聯爲巨軸
附之行李正德丙寅春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勳
主事丁卯調文選是時權貴用事公既無干謁亦不
矯激惟知自守既乃厭棄求歸尚書許公勸留乃止
已巳考績上上於是天子勅封其父承德郎文選主

事贈毋安人褒嘉之尋陞稽勳署員外郎是時張尚
質爲尚書欲超拜公公不可張怒陞公湖廣按察僉
事督學實左遷也庚午春公涖湖廣會當鄉試而湖
山闊遠兼之卑濕公且病且愈於是校定諸士不能
徧歷或合數處羣試之場屋事竣方施教約乃明年
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爲辭遂改督屯河南然鑒別之
精予奪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咸惜之而言
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毋王氏
之喪歸癸酉喪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部見
復官者不聽而還甲戌春部檄改公兵備陳雎在陳

賍一年積贖罪米粟千石及數百金儲諸府庫立之卷籍以爲官常至于黜貪汙之吏革濫稅之關威令赫然行矣乃乙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衘河南聽用公浩然而歸而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公督屯河南乃封君竟老病卒公得以侍醫藥躬殯葬無遺慼焉己卯丧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粒負欠三四年併征實難公謀諸撫按許他物相準即以給諸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歎異共與其賢庚辰夏以三載考績告行其實托以西歸也既歸之明年辛巳擢山西按察副使公尚堅臥親朋

勸進至曰安石不死如蒼生何公以天子新即位不敢虛負努力役行既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即上疏乞休蓋自陳雖後嘗兩上疏不許至今乃許之公先是買田長安城東為歸畊之園築望楸之樓建獨笑之堂引濯纓之流構弄月之亭奇葩異草珍果之植篔簹之林紛列雜布備遊樂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繼母杜氏又卒既葬乃與朋好月遊城東飲酒賦詩公每賦詩搜狀奇巧不驚人不已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多然類非世俗所能也至其愛親友弟曲盡衷悃好賢疾邪擇交寡合

通達治體學堪經濟風流慨慷翛然物表益世之英
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事十三年不得調既調郎
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七月壽六十九
歲痛哉公乎竟若是已矣

山西按察司副使王九峰墓志銘

王九思

壽夫予弟九峰字也蓋嘗自謂白閣山人云先大夫中憲府君諱棊配太恭人劉氏生子四男子壽夫其少子也成化己亥六月初一日先大夫任爲保寧巴學敎諭生壽夫敎諭舍中是時吾祖高年府君迎夫于巴聞其啼聲喜曰兒當貴我老恨不及見也壽夫生十年而弘治戊申先大夫官滿攜歸鄠杜里舍又二年庚戌先大夫復敎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符其年秋予禮部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予受

四書又二年受易及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為文章詩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先大夫遷教授南陽府壽夫隨入南陽乃從張文粹先生受易又二年戊午予以庶吉士送幼子還故里省視南陽壽夫乃遂隨予歸試關中是時遂庵楊先生督學關中極愛之命以儒士入試秋闈乃不第復入南陽卒業文粹所明年己未乃隨先大夫丁外艱歸虎谷王先生應韶友張文粹薦嘗稱之至是求督學關中按鄠首閱壽夫得其文大喜命為學官弟子遂携入正學書院與高陵呂仲木輩親受其業乃舉辛酉鄉試壬戌不第歸乙丑

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德丁卯予在翰林
爲檢討召之至京晝夜督課之乃明年戊辰舉第二
甲進士其年冬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己巳監
稅蘆溝橋木物其年夏得實授監察御史奉勅巡視
居庸諸關乃親涉其地閱其險阻簡其行伍利其器
物特其練習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漁其下者懲
戒之不已則參治之其主將才而廉若貪懦者舉劾
無所嫌避幸邊徼無事得代歸視事道中乃先大夫
書告被疾倒不得歸省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辛未
秋也明年壬申予亦罷壽州歸先大夫乃愈益病而

癸酉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憂家居至丙子春乃除淛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巡按順天諸郡郡多貴戚近幸豪强撓法制肘不可詰壽夫蕩然一無所問旋廉去貪畿內大治明年丁丑得代會滿三歲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仝氏受勅封焉而先大夫太恭人以予官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庸諸處壽夫率同列諸君子前後三上疏極諫明年戊寅點視團營諸軍尋又點視皇城四門又嘗擢他道事勤勞甚苦而年資又甚深咸以爲得美陟矣乃己卯秋稍遷金華知府云在金華四年明禁令正風

俗淸獄訟裁省浮費與作善類鋤去奸惡而主之以
誠持之以廉行之以公終之以愼尚書蘭溪章公旣
卒而家貧孤少爲疏請月給米二石其始至郡人或
易之久乃漸服旣去多思之者于是漁石唐虞佐報
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靖甲申夏叅當考
績三載吏部以爲績最無過舉御史旌薦者多例給
誥于是贈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封太恭人妻
亦封恭人云未幾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偏
頭關諸處其年冬涖代州會當道遇非其禮有去志
尋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叅涖官未及三月

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爲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遘癈
疾丙戌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壽夫竟相繼而
逝纔四十八歲耳嗚呼痛哉其古文詩存者無幾與
癸疏數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藁

山西按察司副使程公紳墓表　李舜臣

程公既卒於易適郎舉人鳴伊吾婿也奔赴於易奉迎其喪以歸遂乞銘于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安德盧君將葬也乃復伐石而請之將刻其大事以示罔極舉人以謂余曰玆事也翁其圖之何則知吾父者莫如翁也按志東濵諱紳字伯耆東濵其别號也世爲青州樂安人生居南坊一世曰勝二世曰恕三世曰琮俱隱操不仕四世曰玉仕爲眞定縣丞配祝氏以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生東濵東濵生有異質未毁齒已孝敬如成人長而懋學能文嘉靖丁酉領

山東鄉薦明年戊戌舉進士迎母京邸以父不逮養
爲恨已亥除知山西長治縣事會長治旱甚東溟行
禱雨城南歸未及城雨大作百姓歡呼歲則大熟壬
寅擢爲刑部陝西司主事斷獄必以情罪疑者雖詔
獄亦與平反大司寇閩公深器之三年奏最得贈父
如其官母封安人適陝西榆林兵備缺銓司以東溟
名上詔以陝西按察司僉事往蒞之懲債帥别宿蠹
軍餉用饒所有羨餘二千餘金盡令貯庫以資犒賞
無何丁祝安人憂歸督撫楊公薦有眞誠爲國恐難
其繼之語居喪哀毀欲絕勉廬墓側理封樹爲其父

建贈君坊至傾囊不悋起復補河南僉事首令有司立社倉練鄉兵一一自校閱大盜李邦珍亂中州河洛洶洶獨所屬二十餘處賴以無事壬子大饑出社倉粟奚啻數萬計又因汝水開惠民渠利被數縣靈寶有巨獄久不決東濵一訊而釋者十人于是撫按交薦爲異等癸丑遷山西布政司參議守河東道蒲州城西逼黃河河侵勢甚危東濵亟築之數月告成事蒲人誦其德以爲蒲世永賴者焉蒲俗競侈靡如葬非大備不舉往往暴露廢室家申嚴禁約乃除其喪葬合子女者數千家舊蒲俗不與戎務巡撫王公謂

閫戎務執如東滇因檄守要害賊畏威不敢犯守城堡二十餘處悉爲保全伏兵芟首級一十九夥邊將戍卒咸以韓范稱之人爲之立生祠歲時奉祀廷議嘉其功于是東滇晉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處地方兵備益將大用之也先是東滇防秋山西勞極病矣茲復念紫荆畿輔重鎮日夜嘗戰守具務在萬全廢寢食者久之忽疾作不救嗚呼若東滇謂鞠躬盡瘁斃而後已非邪東滇生于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卒于嘉靖乙卯七月十九日配蔣氏處士蔣淵女在室以靜惠聞年二十適東滇姑

老而婣謹事如嚴父服食必致精潔非其手出不敢
進朝夕慰藉未嘗頃刻去左右處娣姒和而有禮東
濵早登第為名大夫相力居多生弘治乙丑九月九
日卒嘉靖癸巳正月十八日得春秋二十九贈安人
繼配崔氏封安人子四長鳴洛先東[illegible]卒娶庠生戴
鄉女次鳴伊鳴南鳴高伊山東壬子舉人娶吾女鳴
洛鳴伊俱蔣出鳴南鳴高俱崔出女二俱幼未聘孫
女二長聘鄒平省元陳其蘊子更次許胄元蔣禾榮
子奇鉉鳴伊女也茲以嘉靖丙辰三月十三日合葬
安人葬于城西祖塋之次謹撰其大者刻在墓道以

告勿毀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胡公賓志銘

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倡明以來一時聞而興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煒然有以表見于當世然一遠師門講習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于夷之歎而他日寤歎獨謂尹氏彥明爲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易矣其後晚出者往往流于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恭之所私慨夫學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世儒者之學也哉自後浸微熄將有同異至元曾齊許氏幾矣然于

天本一貫無聲無臭之微論者或有遺說焉近世若
月川曹氏之醇愨柏齋何氏之貞介浚川王氏之辨
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於自信而
近乎墨守則於于聖以來眞機正脉猶覺不能無一
膜片縷之隔也噫斯其可易而語哉比益見吾滇南
君焉君資材英敏鋒穎露拔疑若難於並爲仁者乃
取友當世退自省發憤悱思惟耻于虛槩而又弗固
以滯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成其務蓋嘗衍成中庸大
哉章說洎孟子養氣測語要之獨窺其深而又不詭
於聖哲之訓是亦足與聞乎斯道矣惜乎方見其進

而遽見其止安得不令人重感於材之難成而易折
而道之弗易以明且行耶以余之不敏雖亦竊有志
焉然擇弗精而行罔篤益實自省而惴惴而君之諸
子不遠數百里緘詞肅幣猥以墓中之石見屬且曰
是先君治命意也嗟呼宛生存歿山川悠遠余安敢
不文辭耶公諱賓字汝觀其先江西人六世祖號八
公者始徙光而家之因占籍焉八公生添祿添祿生
志高承樂癸卯舉明經訓導黎城尊告歸曾祖諱滿
雅崇禮讓有父風大父諱琳貢受四川雲陽縣令稱
循良父諱用中沉毅方正操行學力亦不遇貢受靳

水縣學訓導卒贈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如公官奕世馴謹表於汝墳公生而穎異自亂兆巳能屬文年十三選充儒學弟子員即有聲諸弟子員中考常異等領嘉靖辛卯鄉薦錄其文以式多士會母疾不欲上春官嘗給事公强之再不得巳行會試中式稱疾亟歸母夫人尋愈乙未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戊戌授行人奉詔大名開封諸處開讀巳亥祭葬 建安王庚子拜兵科給事中以謂兵馬國之大事顧令作役而諸監工官利其逋逃厲使之誅求日急軍政日壞因上疏存恤京師馬驗習為姦利賄通太僕諸役局易

民所俵馬更販鬻馬以大耗辛丑虜大掠山西廷推
大臣有武備者一人往經略之時被推三人各有難
色公草疏率諸同列論其臨事避難不忠狀詔罷譴
有差廷中懍懍推重合議畿輔保障全恃大行而真
順懷諸郡枕太行不可無備宜責諸路撫臣豫焉兼
勅戶部宿軍餉咸切機務是歲畿內大饑粟踊貴莩
死者多公疏請和糴得發粟十數萬賴所全活甚衆
壬寅閏父病斷水即上疏陳情赴浙水父捐館財八
日哀號幾仆扶柩以歸襄事如禮中侯服闋復受兵
科給事中時有詐偽璽偽擬武臣貼黃者事覺詔遣

公治其事公檢內外貼黃恐覆其弊端疏請遵舊章
注事職賢否薄定揭毀四事積弊以袪人服其識丙
午詔冊封岷王餽遺一無所受考績轉吏科右給事
中時都察院副都御史闕員巡撫僉都御史某欲緣
以入公抗章歷指其奸贓不可任上是其言丁未春
考察山東布政司某時宰庇之留推撫遼東公疏詆
其罪語侵時宰宰怒摭詆公罪左遷亳州判官無幾
微動頼而比至亳躬敎儉朴帥先條察暇日與諸生
發疑論難稽古考德亳邑聞而來者雲集講下居歲
餘得量移南京太僕寺丞丞固無事時與余坐卿琊

濯庶子泉商論學術嘆士習之益畢所聞槩世道至不細或相與切磋砥礪庚戌擢山西僉事會胥防秋急詣繁峙激厲將士督修城堡嚴守備大爲總督許公默齋所器重壬子冬聞母夫人喪即日奔歸乙卯起除陜西僉事兵備寧夏兼管糧儲先是糧不宿儲至失時翔貴丙辰又大饑軍告急公爲稍增估直以致之期月致穀十數萬斛賀蘭山泉故無城堡虜得恣出沒掠人病耕公按尋前人故址繕修功延袤可數百里虜不得馳民狎于野頃人劉西崖太參爲文頌之晉本省布政使司參議分守關南駐金州去

軍夏之日軍民環泣遮留至不得行公爲泣下去至
金在嵩山中居民獷悍百務弛廢公欲事立痛繩以
法檢行縣廉得廣陰白河兩令不法狀按加法諸邑
肅然敬憚之民有麹打虎者生征紫陽山賊功不賞
怨望調征倭不行公悉械致其衆宣示威福激以忠
義咸願笞自贖乃各笞四十隨第行功賞麹因感泣
奉惟謹盜爲屏息境內無事府薦諸生衎衎忘倦宛
如判亳時丁巳春陞山西副使去金之日士民泣送
如去夏而諸生中至有贏糧追送四五百里外者夏
五月取道過家上塚與親賓讌集共歡世方望其大

有爲而意倦於行乃七月疾作八月二十有四日卒
矣卒之朝猶强起整衣端坐詳定疏議訓戒諸子其
精爽不亂如此公爲人莊重立朝無所附麗在諫垣
侃侃正論見憚同列閫門視草務在勿欺一日草劾
布政某鴉聲甚惡至嗾舐事公竟上之其搏擊不避
禍患類若此居外藩務持大體引大義不詭隨臺史
意旨故臺史不甚汲引之然公論著性尤孝友恒以
父日不及養而母老養不能迎故數任不攜家常要
弟賢多病爲分俸買產令自適雅厚族黨時推其餘
以相贍與朋友交重然諾有信義不能姻葬者率助

之好德如飴聞善即拜以故海內多士多樂與之交嗟乎公以奉職持論遭譏被斥財一振起即復長逝懷濟世安人之略而弗竟其施抱鞠躬陳力之心而迄已焉位既不酬其勞而年又不副其德君子不能無惑於天夢夢也

山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涇墓表

隆慶元年冬故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卒且踰年其孤某某千里緘書以父友某大尹狀投余請余表其墓時余方在告且駭且悲自念余知公三十餘年雖病不克爲然公生平大節誰當爲之表白者遂力疾書之以授其子俾鐫諸石云按狀公諱涇字某別號次山其先常州靖江人也　國初諱某者從征迤北編伍懷慶衛故今爲河南人父某母某氏以正德庚午生公生自祖父以上世業耕讀至公始起家進士余初校士禮闈得公卷脫去浮華而體要具存

心奇之既數從燕見訪公家世父固朴茂長者公少承父訓長游柏齋何公之門講性命之學乃知公之惇厚不浮得之父師者固多也既入史館讀中秘書者三年學益進既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初奉命清戎順天故事謫戍者非薄類編發遠方歲煩清勾類多逋逃無補軍政公職清戎時胡虜寇掠士伍空虛公計以寇方在近且徵兵於遠而畿輔之民顧使之謫戍遠方非所以實畿輔壯根本也乃疏請發戍遼薊邊益新軍而民免遠行疏入報可迄今施行時上役未休工部以順天所屬積欠料價數多請兼委清戎

俾嚴督輸辦公復奏以民新被虜患方急撫摩顧以數十年之逋而責之一旦人將不安執政聽之事遂寢公之廳事敢言有補國是者多類此後按滇南適沐國公保勘襲爵之後時權奸搆扇人心皇皇沐氏幾揺公至則鎮以安靜廣綏懷釋疑貳約束一新故事遠方選用頗輕官不得人易以階亂公奏請稅內地參用進士又念遠方文教頗微民不知禮請增廣解額以作士心人遂悅服事畢復命諸所舉劾小大悉協輿論方圖建白中途乃擢知鳳翔府公念地震之後民多蕩析乃加意拊循事稍煩民者悉為破除

暇則進士子課教之士民始欣欣有生色未報政以
父憂去民聞公去如失父母奔擁扶送者百里不絕
服闋補任登州公治登如鳳翔先時遼東饑賑濟爲
難建議者請寬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衆商
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政府恐
以一時之權而啟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
糴遂止在登三年晉山西按察副使整飭潞安兵備
分巡冀南嘗與防秋駐師雲中入角堡時虜入犯激
衆固守以身爲長城屹不可動虜遂逡巡退去朝議
方擬公可屬大事言者不察誤以公前保沭國公事

疵之公姝不辯遂落職歸夫沐氏累朝封植俾鎮南夷不幸繼嗣中微當事者顧視以為奇貨因其隙而搖撼之沐氏誠不足惜獨不為一方安危惜耶公不妄附和獨持大體而更以宗祧必有能諒之者矣余嘗謂學不必仕惟有聞于道仕不必顯惟有補于國衆不必信惟無愧于心公少學於柘齋何先生以知自立既舉進士由史館授御史所建白率據經遠既補郡守公不以為意撫民必賑其急計事必防其後既晉臬司籌邊事尤能身扞虜衛公之服官亦何負于國乎卒被浮言公略無怨尤惟建家塾教子弟與

朋舊吟咏自適語云余心之無瑕何恤乎人言殆公之謂矣余嘗以使事至懷慶造公之廬而訪公丈公丈恂恂焉訥訥焉若不知子之既貴者所居僅數椽器物蕭然此可以知公矣余初識公時有子四人其二人以先公卒豈天之報善亦不可知耶悲夫悲夫余故備書之庶後之欲知公者有考云

山西按察司副使南公逢吉志銘

馬自强

姜泉南公渭南人也諱逢吉字元貞一字元命別號以豐原之泉名故學者稱姜泉先生其先由河東中條徙蒲城元季有諱安義者始徙渭南蔡村家焉故今為渭南人安義生儼儼生言言生珪珪生渭陽公金渭陽公孝友篤信其施用以文學官不大究配焦太宜人生二子即瑞泉公與公云公生而穎悟不倫九歲通小戴氏大義渭陽公之司訓新野也沁水常公守郎州常公名家以大小戴氏而子倫又負異才

當是時公以總角同瑞泉公受常公學而友其子董有逸羣之譽焉後公舉於鄉第三人時大復何公試公文嘆曰奇才也計當魁禮已果然先瑞泉公先公八年成進士爲戶部郎至是出知紹興府公會試不第同奉焦太宜人之紹興並師事陽明王公瑞泉公以直隸陽明致書曰關中自橫渠後有所振發興起而進於道德聖賢者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故二公所化誨至今渭南彬彬多文學有用之士焉公以易舉進士高第授禮部儀制主事瑞泉公即世公慟甚草疏乞歸葬疏且上會有冊封命得取道襄事公在

禮曹時陽峰張公鍾石費公存齋徐公相繼為宗伯
仰贊太廟明堂諸大禮以備一代獨偉之典而當
肅皇帝意其屬草多出公手在禮部七年文選郎忌
公才出知保寧府無何選郎被劾下獄劾疏中首舉
枉公為諂保寧任罷又公私冗奸不可詰公振偷刷
蠹袪故張新與之更始暇則課諸生萃諸校之儁而
督教之一時得人為盛舉人傅太者有隱操上官率
不為禮公獨式其廬而問焉諸驛傳徭役里甲民兵
悉有定畫義民史俊龍以捕盜為盜誣論死者十一
人究十餘年莫雪者公一訊雪之萬口歸明在保寧

四年獨用嚴治巨室術者造飛語中公閒陞雲南督學副使命猶以守入覲會有任前術者遂改知歸德府歸德以州陞又新造當三省之交其難倍保寧公治歸德如治保寧陞兵備鴈門鴈門者三晉阨塞巨鎮也往兵備以督撫總兵在日唯飾具需遷公獨慨然曰陣法不習匪我制虜虜寔制我今之邊弊有甚於此者乎於是諭三關將士如令甲習之又按志盡復其演武場爲豪家據者當是時三關未分部也獨數巡行三關外軍聲大振一日山下有牧廝數十騎望見公千旄來知有備輒逃云其爲虜憚如此又嘗

條　上備邊便宜五事詞多觸忌諱執政不之喜格
弗上乃考察用前飛語罷將長子軒舉進士爲翰林
吉士後奏銓部主事績上書詔許公以原官致仕贈
李宜人爲恭人自是凡以考績得復父原職者自公
始公事父母孝師事瑞泉公竟其世無異財衰產則
盡以父兄所貽讓孀嫂遺孤嘗捐地十數畝爲義倉
輸粟以振族之乏者石壁李中丞公懲友也嘗約婚
不果及李卒公喟然曰夙有言尔可幽明負耶遂許
之乙卯關中地大震宄徒乘之嘯張四掠勢如燎原
公乃糾邑壯士得數百人激以大義諸壯士無不人

人奮也是日擒殺倡亂者四境以寧富家被掠子張進英夜持數百金匿公所會進英與其在抱子俱亡金無歸也公舉原封首官曰其以此助孔廟工當道義而表其里以風示一方建姜泉書院收訓其子姓門人接引後學如弗及已巳邑不歲公焚券數十又輸粟數百石於官賑全活者衆鄉人德之公骨氣鋒稜峻潔而剛明果斷故其行誼種種合道至臨事變屹不爲動升沉等之浮漚爲兵備時有窺當途意勸公通問者公曰出處有命吾惟信心俟之可枉已徇人爲耶嗟嗟以逶蕳如公使稍自抑以求庸於時所

樹立詎止是而顧不然吾於茲益足以見公矣公年

八十猶能夜作細字出入不杖風神軒軒若霞舉

穆廟嗣服進階中憲大夫今　上嗣服復進階中議

大夫贊治尹詩文希盛唐兩漢所著有姜泉集越中

紀傳若干卷藏於家註解會稽三賦刻在會稽郡中

享年八十一

山西副使趙公祖元志銘

陸可教

趙叔子伯一數千里走京師以其先憲副南菴公葬銘爲請曰先君子棄諸孤七年於此矣唯是窀穸之事無以藉手敢告子自垂髫將獲侍公而予女兄實歸伯一氏義不可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祖元字宗仁別號南菴婺之東陽人也曾祖曰以恭祖曰濂父曰繼宋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母曰吳宜人贈公善教子至減產賦書而公故奇穎自負遂周覽六籍若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冠其邑諸生唯邑諸生亦靡不人人心遜也遂以嘉靖癸卯舉於鄉明

年成進士而公雅志厭薄吏事疏請得教授江西老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養酒守益皆以講學家居公率郡諸生日就請益無不灑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助教又二年遷刑部主事陞轉員外郎以執法忤用事貴臣得倅直隸又二年州僉山西按察司事丙辰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過半流乘之蝟起抄掠肆行公設方略解散其黨而悉孫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官貯之且用新其城塹境以無事保遷江西參議公治之如山西秩滿復遷山西兵備副使丁與宜人憂以歸先是公族弟太

史詡鵬女歸太保陸炳炳以貴倖跡緹騎勢甚張
相嵩以下咸目攝之故炳死而太史斥公及其季刑
部員外郎新菴公皆坐黨罷矣而論者亦遂以是併
督公吁悲乎夫世人今權務利抵間投足豈復遺力
而議進哉以故嚴陸方貴幸時諸蠅附士率顯數資
致顯擢而公歷官二十餘年僅止副使公歿而諸子
蕭然食貧至貿資稱貸以償所遺千錢而公又故與
太史不相取齟齬至歿身也由此觀之世人耳論豈
足憑哉而狀又稱公事吳宜人至孝過邑族廉直不
阿歸罷二十年有以自守泊如也要皆不足槩公故

爲辨其大者如此

劉珏傳

劉珏字廷美長洲人宣德中郡守况鍾簡名家子爲掾珏在選中珏言有志於學不願爲吏鍾嘉其志遣補縣學生遂領應天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年甫五十懇乞致仕珏性孝友恭謹未嘗失色於人然操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至於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尤工唐律對偶清麗當時稱爲劉八句行草師李邕畫師王叔明皆能得人所著詩曰完菴集

山西按察司僉事孫博傳　石珤

孫博字約之河間景州人也倜儻有志節通毛詩博極羣籍尤精語孟酣飫沉潛著爲論說深得聖賢之指諸儒競傳誦之釋褐爲歷城教諭登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論事不避强梗聲振瑣闥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密令左右親校覘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注考語乘間聞奏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考鞫內外恐懾里巷細人爭詣廠汚衊官吏權柄下移謁私門行苞苴者益大熾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

會北虜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
北伐將圖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傅紀官軍
功陰欲中傷縉紳危之傅曰論諫吾職也榮辱生死
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虜勢猖獗每出戰輒
令紀功官隨行營傅雖書生意氣峭拔兜鍪褊襖與
兩石弧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益侃侃
雄辯指畫利害不少挫衂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時
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傅既
禁闥舊臣又襟韻疏暢居法司鬱鬱不得志會當道
時欲有所指摘遂乞致仕還鄉里茅茨蕭然未嘗有

戚色日役蒼頭課田園或遇故人賓客觴咏不倦凡仕宦至景州者猶時時勞問弘治甲子知州馬其貪虐毒民博諫之不懌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且遣使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置酒毒死聞者莫不憤嘆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直不容于朝幸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畝敎誨子弟百無所恨今乃爲羣小所害命也夫我死勿埋吾屍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地下矣遂死馬後竟伏誅太史氏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孫公爲寮寀

瑜兄弟又嘗侍几杖質問九經親見其爲人卓犖䴡
爽有古國士之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𢖍
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
弦死道邊信然哉

山西按察司僉事暢君華墓志銘　康海

君諱華字子實其先臨汾人也曾祖和甫商遊於秦子孫世爲隴西人祖茂永樂甲午舉人拜陽谷令令祀于鄉賢祠父祿以國子生拜孟津簿卓有政聲改簿祥符後又以君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常氏封太安人君資性偉異六歲即知學有奇志祥符君曰予有官不能行志有祿不逮養親生子若是明以畢官役役于人哉遂致事歸而君爲生員極爲遂菴先生所重從學者日至其門果須弘治甲子鄉舉閱年祥符君卒君哀毀過禮終制舉正德丁丑進士拜無

錫知縣具滿稱劇處事畢舉撫按交薦其能爲請晉
未擢刑部廣東司主事論刑明允戊子奉命决獄畿
內平反實多尋陞刑部福建司員外郎己丑復奉命
審錄平反一如畿內有疏論條例繁難未報丁內艱
歸服除庚寅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值嵗寇發官莫
能制撫按以君往君往不旬日渠魁悉殄脅從盡釋
撫按以功上賞段二疋銀十兩撫按又以河東道界
值凶荒請勅專以公分巡河東道弭盜安民時論偉
焉有倡白蓮教者君取其人至以禍福禮義諭之其
人感泣卽散去後倚氏有爲此教者誅戮不可勝言

人乃知君曲突徙薪之恩博矣僉事三年撫按牒交
上而陞遷且邇君曰年將六十西山日薄盍歸乎來
于是累疏乞休勅下吏部吏部以爲暢華廉能素著
累次告休情非得已　上始允之

山西按察司僉事喬公岱墓志銘

李開先

喬公諱岱字希中先世棲霞縣人也諱大堅者以元亂避地於章丘今為章丘人云大堅生明德明德生木邑人稱竹軒先生正統辛酉中禮魁官沈府左長史木生奉先邑人稱松菊先生成化辛卯亦中禮魁官秦府右長史奉先娶楚氏生公公生而內淑外秀眉宇疎朗神采煥發弘治辛酉公仍以禮經魁多士先是有夢兆三世魁名至此始驗矣然俱第五人且當辛年亦異已壬戌第進士除行人司行人以公差

過歷下時尹冢宰方謝政閒居遙望即嘆曰十年前已知其有今日且眼見君家三世矣差滿選授四川道御史出按兩浙鹽政頗有攬轡埋輪之志鹽場有債事者飛章劾退數人時逆璫盜弄威權侵牟鹽利以不副其望降謫太平府教授科條整肅校藝精詳太平之士咸稱之曰眞嚴師而具法眼者也及遷鈞州州判流賊勢正猖獗數萬精騎一時至城下州乃宗藩所居民庶而富賊必欲破之以取其有公乃率衆登陴抵死拒守閱八日始解嚴月餘陞永城知縣兵火之後城隍殘破庫藏空虛將欲修城浚隍苦無

以爲償工責忽羣卒懽呼走報曰城堤掘土得銀多不可言乃往取之共有萬數自是城隍堅深樓櫓嚴壯繕甲整戈操習武事人人有更生之望不復轉而之他矣年餘以才可投繁調轉盧陵知縣縣號健訟難治多方詳審兩造單詞勿聽往特善于把持者辜逃之外境縣稱一治撫按交薦縣治與永豐封土相連亂寇蜂起攻掠鄉村破散儲積居民四走無敢攖其鋒者都臺洪公檄下屬公勦捕乃用計設奇恐就撲滅捉首奏朝賞有奬勑銀牌之賜方其未至縣也旱而且風已五六月矣秋禾乾瘁民有憂色視篆後

雲如結雨如注四郊霑足偃禾盡起閭里慶幸而歡
日前在永城天賜銀而城成今在廬陵天賜雨而禾
興益有以德及人故無往而不天也年餘陞廣德知
州尋陞瑞州府同知專理軍政屢爲清軍者倚任以
爲令之古能吏也凡承委務竭心力逃軍之巧於影
射者無不勾稽解送嘗云例雖有挨無除免此弊端
所由起也司府後湖冊籍久將爲虛具矣其每事不
苟類如此三年將考績聞白所司已得請矣會松菊
訃至奔而還家以喪禮自閉服闋上京欲援尹繼祖
事例奏乞德府長史同年有李孔敘者碎其疏且戲

之日君已世魁又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一
時四人繼而一人儼忌相次遷謫只今同鄉猶不扶
持當路似有譖毀不如陪遊獵于王孫步塵蹤于賈
傅也天部有知其淹者推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命下
適國有慶賀事咨臺椾示外寮在京者各具吉服趨
朝公買一豸衣倩縫人連夜紉綴因予之太息士尚
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
拜簡索借豸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吾主人翁耶幸
蒙洪造今復衣豸衣索衣者俯滅久矣天道好還豈
非士大夫之永鑒哉公往山西提督屯種帶管河東

道平日長于刑名又歷任歲深事無巨細莫不週歷
而解州州縣吏民有事案下者或不解行橐即决斷歸
矣癸未以母老休致其從兄繼志亦官崇府長史若
稱三世之數者詎非奇之又奇哉

僉事孫公璽墓志銘

唐順之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盧溪因自號峯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儲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撥拾怨咨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

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難
跌亦不為悔嘗言與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與
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
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户綰所印而所
中諸世千户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啗令丞左右亦多
為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
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編胸背持剌上謁公拒卻之然
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
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
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掠

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宦瑞靳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因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恧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與化所所屬郡也

劾御史之劾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時賂令某處受
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
又往劾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
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
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于上官
以爲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
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
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爲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泰州
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
守儀眞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爲諜者與其黨十餘人

敉雉其功晉以僉事奉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脅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屏讋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怙跳踉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賜金自爲令卯力兼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偬盜

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與尤以一文吏
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
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
怒以為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
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
卒為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為山東僉事時以屯田
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為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為冢
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世至其清修
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開餽寶帶鈎不
敢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

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眘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僚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尤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王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殷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楨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楨始聞公病輒疏請歸養踰年而公卒將葬楨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楨曰尒先君則知子矣先君

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
先君意也因涕泣因請曉平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
亦烏能有述于公也哉于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
錢萓所爲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
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肉或遇之毒
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脊其屯卒困于臀嗚呼古稱
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記張僉憲將龍門之戰

林大春

張僉憲名將字宗易保定易州人也少與楊太常繼盛同學楊先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虜入寇長驅薄都城下京師戒嚴君假言于當事者請與虜決戰將不能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爲名大將軍鸞上言請令塞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繒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疏劾鸞誤國不道以稿示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聽之將令爲之當誰屬乎楊曰請以屬子其

有死以報國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丈夫死必濟國
家事豈徒死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
開馬市楊員外以職事宜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
如聖怒不測使漢有殺計臣之名爲夷狄笑竊爲大
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及疏上
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不得死後歲餘繼伏
誅楊復召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氏父
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既之邊君亦爭以發免至聞楊
召還諫死獨恨弗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即救俱死
無爲也因爲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爲力存

其後或問君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
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尚父應揚
夷齊叩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補刑
部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於是九
卿中三疏薦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
自泰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某可用從之己未遷
員外郎尋出爲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戍
久不動倚客兵爲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
然不寧邊民苦焉君乃始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
壯士教練之久之西北傳來烽言虜酋黃台吉且入

寇君私與部將計曰虜入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
之右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逼近紅門此其
爲患不小乃自選騎卒得七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
虜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爲營營長可數
十里君復私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屯夾
道道狹難猝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
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騾馬牛羊以歸台
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君令集民間車環
以爲營以五色綵繒盡龍文衣車上山城中老弱守
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于龍

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戟入虜壁斬騎將騎墮馘刺殺之有擒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若此固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盡五綵能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思爲遁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虜因罷去卒保龍門林子曰余觀張君所嘗破虜士僅七百人可謂壯矣豈李陵所謂荊楚之奇材劍客勇士耶何其能以少擊衆如此也往余在京師客從塞上來爲余言張君牌龍門事甚備余故悉記之大抵君

平生與人忠遇事智見義勇其待士也嚴而有恩臨
難不避以身先之此其所爲能得士之死力有以也
論者謂其輕敵寡謀致顛越于我師又卻客兵不用
以至無成功竟下兵部議坐貶

太原府知府張公賢傳

李濂

張公賢字堯臣別號任眞子祥符人也曾大父子初大父敬父揮世服賈善厰家母段氏夜夢神人送袍笏金帶至其舍覺而生公公自幼聰穎過人務學勤苦每旦昧爽起朗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為學者晝游間輟而乃夜費膏油非徒欺人亦自欺已吾不為也治尚書知名郡中有道士相之曰子甲科中人也必貴顯年至五十不必仕可惜無子公年二十五領河南成化丁酉鄉薦戊戌辛丑會試俱不第卒業太學

癸卯冬十月汴藩左布政眉州吳公節張宴餞省城諸舉子赴南省試而孫敎授錦雅與吳相善亦在坐吳私謂孫曰諸子明春登第者幾人孫曰以錦度之無可決料者曰何以知之曰諸子役役人事問功疎而文澁無已其惟張賢乎斯人尚在太學未歸耳明年甲辰三月春牓報至省城會試者止中公一人由是吳奇孫爲知人公旣登第以戚里弗內補出知山東之單縣時邑人有在京爲權要官者厥子暴橫里中强女　娶女財產前令莫能制公至擒縛之牓笞無完膚竟正諸法邑內肅然將三載毋殁守制還汴

服闋改知海豐僅八月父没半制還服闋改知山西之襄陵境内有山泉可灌田久爲臨汾勢家所據襄陵人不得占其利公奪返之邑人立生祠祀公弘治丁巳擢陜西慶陽府同知在任九年興利除害不畏强禦法所當爲者生死以之人莫敢撓都御史楊公一清周公季麟咸薦之乙丑擢四川順慶府知府公下車清理累歲滯囚囹圄空虚事干權勢難結者當道必以屬公公亦不辭避分守張參議官發贓罪紙下岳池縣製造川扇民苦于賠償公問知移書已之官怒中傷公公遂暴其事于巡按胡御史賜賜具奏

以閹時逆瑾用事傳旨而罷之正德庚午瑾誅而權
公一清時爲冢宰素重公復起爲山西太原府知府
公之至太原也戇直如在順慶時虜犯太原居民震
恐有陳寇使者同諸寮夜飲宗室第公單騎往叩門
呼曰虜患孔棘非燕飲時也別時例有禁爲法吏顧
昧之耶坐是不合于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竟如
道士言公愨愿寡容平生以輭熟諛諂爲深恥人有
持詩文示公者公指摘瑕疵盡言無所諱人多怒而
去曩正德辛未公在京邸汴舉子會試南省者幾四
十人以公爲舉業著蔡咸誦場中作質公公悉不許

巳而日士貴實學諸君藝未精何敢與天下多士角
後生多罵詈之既揭曉覛之果無一人登第者衆始
服公之藻鑑云里中為語曰言不諛人張堯臣公卒
年六十有二無子所著有二渠巴語名賢珠玉今板
刻亡矣

政平州知州何忠傳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有能名永樂中以言事謫政平州知州忠聰敏有政事才居官廉愼不妄交處爲御史持正論莫敢干以私嘗言事時忠以疾家居衆御史以所言事示之忠爲增損皆切于事情爲州民心翕然安其政雖深谷蠻酋素頑獷者亦樂于趨事後以計事至布政司寧橋之敗賊乘勝進逼城下人心惶懼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爲書遣山壽家人還賊謂朝廷宥其罪賊果信引兵退先是緍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留至是賊以朝廷宥

罪遣頭目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楊勝託以來還地方與渭老同入朝實欲上達賊情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忠等遂被拘留賊素聞忠剛介有學識數以甘言美職誘令從已忠不聽後以刀鋸臨忠曰從則生不從則死忠瞋目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肯從汝反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刃逼勝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俱遇害時宣德三年五月忠初被拘即賦詩以死自誓云

知州呂昭傳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嗜學敦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庶永樂中陞沁州知州州父老持金爲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illegible]以往其子旦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廉戒如此旦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illegible]

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斂之

絳州知州王公汝積墓表

薛瑄

奉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積沒之四年爲景泰四年其子佐奉狀自江西走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狀公先世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末爲金谿場官因家爲今爲金谿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比三世皆韜德弗耀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凡兒處士識其他日必有立自童時即遣從邑庠良師友讀書砥行爲儒者事公果能專心一力進修不怠比一爲郎揚前列春官會試得分教福建政和公以師道自勵勤于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衆九年放

有成績至京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歷知絳州絳
在周爲晉國在漢爲絳侯封邑其地包汾隰土瘠民
緊產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健于訟前守不數年率以
事去未有滿考者公至州以謂人給則教行知教則
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興之視民業有偷惰者
董之不數年民業饒給乃大修孔子廟益廣學宮篤
興禮義教養具修絳俗日變爭訟衰息獄至空虛公
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貪緣
爲奸民茹其毒公即有事但書片紙爲期約布告鄉
市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遠輸給

邏軍旁郡惟徵銀易米公則布帛氈裘諸物任民所
循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公
禱諸正神蟲害遂息有行刼者出其境即掩捕如法
人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公在
官九年考績當去耆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留公聞止
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
既經奉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于洪武丙
子三月十七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
十有五公初娶何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
男二孫二女一長政兼卒次即佐也爲縣學生公在縣

時先遣其家歸金谿胡氏聞公訃哭泣喪明妻貞子孝又知公之教行于家也公爲人性坦夷不爲防畛爲于孝親追遠與人交始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校文山東惟視其優于理者取之後登進士榜于是年舉子爲多人以公爲能因言以知人山右多聲妓官以音樂佐酒取敗者相踵公速客不用絲竹惟醴飲終宴不譁其雅致尤不可尚已於戲人才爲難有才而驗諸設施爲尤難公之才見于教人治民灼有成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於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仕以來將三十年克致完節以沒有子克襄葬事亦

可謂無憾也已公二子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既撰狀并取所未載者述其行實事業表于墓道以告來者

王汝績政蹟碑記　　薛瑄

絳州耆民段祐德等集其守王汝績曰守臨川人也發跡儒業累官來知是州其爲政急于教養而緩于刑罰州學廟廡堂齋庫隘敝漸守皆廣而新之修學政以勵士子延師儒以教民閒子弟風化之美延及旁郡民以事至州者告以敦本節用孝弟禮讓之道雖蚩蚩之愚且賤者懇懇誨之不倦此其教人之大者

他不能盡記也處事無小大必敬必慎尤篤于信以
接下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書片紙付里甲與民
爲期約民勸趨其期無敢緩者里閈宴然無追呼之
擾犬不夜吠民不見吏者有焉絳地瘠且隘守勸民
耕稼蠶桑以時悉墾不食之地使種五穀以是收倍
沃土民之衣食饒給夏秋二稅遠輸者非陸載所及
近入者有加耗之弊守處之有方防禁有法故租不
後期民不知擾境內嘗有蝝生將害及禾稼守禱以
虔誠蟲害隨息絳俗勇于私鬬忿不能勝即投井求
其親屬厚誣與鬬者或至破產守督禁立絕民皆稱

便州境數年盜賊殆絕忽有行刼數人守悉擒置之法人服其明民有逃年流移四外者聞守政寬仁皆扶老攜幼歸者踵至守加賑恤使之樂生興事此其養民之大者不能悉數也民有爭訟細事非有大惡當治者即懲責諭遣之犴獄空虛者累年嘗有穿窬小盜或欲深治之守不聽一一當以本律此其緩于刑罰也余謂敎養刑罰爲治之三要汝績皆知其緩急而先後舉行之是宜民感厥惠求文鑱石欲垂聲光于永久也余不敢溢美惟次第段祈德等辭使刻之

蒲州知州張公廉志銘　　薛瑄

天順二年七月十七日致仕奉直大夫蒲州知州張公卒於其家之正寢八月初其長子鼎以公狀遣其弟鼐來乞志銘葬按狀公諱廉字惟清世為陝西西安咸寧人公高祖德用仕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思忠祖公諒考榮文三世皆蓄善弗耀秉文娶范氏生公有美質自童稚時已不好戲異凡兒父母鍾愛特甚方十二歲卽遣入郡學從師友習舉子業二十二領永樂癸卯鄉薦入太學僅三年以才中時用不次遷擢刑部照磨未幾改除山西臨汾縣丞佐政有聲

調蒲州判官用保陞知州事蒲爲大州事劇難治公既正職蒞事乃剗刮積弊以身率人自家及官皆有檢飭條法敎民作業以時與民以信凡賦調不督而集極力扶植柔善于豪强則重加繩抑不少貸尤知爲州急務修舉學政如有不及寅恭祀典壇墠祠宇悉皆修治蒞事數十年無非法一事以擾其屬縣予嘗使川蜀道過其州見其廳治落落無事惟聞誦讀聲問之則曰課吏讀律使知畏法且不假游惰耳若公者可謂能其職矣蒲去咸寧甚近時公父母俱康强乃迎致就養極其娛奉及二親先後沒世俱葬祭

文禮又可謂能其子矣公丁內艱時濉之軍民合詞保留又可見其爲人所愛慕焉及謝事去時方年五十有二家居惟教子孫與宗族朋舊過從爲事他無所勞其心又可謂能安于退休者公娶王氏生三子日鼎日鼐日鼒鼎嘗從予學中癸酉鄉貢方待會試於家年五十有七嗚呼公之行已始終無玷如此是可銘已

晉州知州李君愚傳　　朱睦㮮撰

李愚字克明蘭陽人也弱冠舉於鄉授澄州知州以禮讓喻俗不規規於簿書期會之間一郡盡化之成化七年茅岡宣慰等土夷乘釁千斤之亂出沒剽掠每過州境戒戢儕類勿有所犯其感華强暴類此州俗女子年踰三十始嫁愚檄屬邑俱宜依期婚娶其貧不能舉者亦宜設法資之一歲中完聚者二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吳琛聞之以東帛勞異擢外艱歸服闋改知晉州值歲凶愚賑饑恤貧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乃上疏其畧曰今　陛下玫治之道至矣

禳災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也或者宮人未盡而天意有在于此未可知也臣聞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有拂鬱則憤懣之氣必干天和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況多于此者乎考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爲害或以陰氣使然耳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宮女三千人

我朝　英宗皇帝卽位之初亦出宮女三百七十人

此其驗也伏望　陛下援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制之宜稽察宮女年貌老弱量爲節減務使在內在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悅而天變可回水

旱自弭是　陛下大造之仁徧浹海宇國家太平之
福亦永保無疆矣疏入　純皇震怒逮繫京師頃之
上感悟詔釋愚出宮女五百餘人愚既還職益自
振勵會妖賊桑冲作亂愚以計擒之　上嘉其能特
令榜諭後數年致仕歸子鉉內黃知縣愚卒六十餘
年提學副使朱大器始祀于鄉賢祠論曰昔漢嚴安
徐樂上書言事頗寓規諷而史氏求之究其終無它
表見今李公愚之疏可謂嬰逆鱗矣視嚴徐孰爲難
易又兩守僻郡咸有治績而世無知者亦可慨矣

澤州知州陸公偉志銘　楊廉

公陸氏諱偉字仲奇別號質菴人世祖金當宋南渡由汴至杭於錢塘家焉後遂爲錢塘人公生而端凝重厚爲童子時已毅然自立雖長者不敢有犯年十三郡守孫君選補郡庠弟子員試之作對矢口而成孫君謂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有聞于時不但以其能而已自此治戴氏經大肆力于學所爲舉業經義不下數十冊領成化乙酉鄉薦仙家中饑闔門授徒資以爲養二親相繼下世哀毀幾滅性既而於試禮部輒被罷久之謁選天曹時　原王公爲冢宰試公

居第一授山西澤州知州州罹洊饑人至相食公奏
發內帑沿門賑救區畫纖悉不懈晝夜全活以數萬
計于是人人畫公像而生祀之州多宗室分封和買
存併之害其來已久歲時祿米俾輪序及宮吏率以
爲常公至悉裁之以法世家大族鄉曲因武斷閭左
苦陵轢者皆禁不得肆與夫請託一切不行因相與
銜之嫁禍於公嗾宗室誣奏數事下三法司勘獄詔
使初至惑于浮言幾中危法州民無老少塡塞街巷
爲之稱寃使者繼至始廉得其實事乃白比去猶慰
藉公毋以此自沮時鄰封大同有獄久不決司空才

公檄公訊之公盡得其狀發擿如神才公驚喜執公
手曰微子何以折斯獄遂爲忘勢之交澤州有寧山
衛軍民雜處恒患弗靖公憐之以威彼此帖然總鎮
中貴歲有祇候之索所屬爭先取容公獨不與既而
政通人和覜民可役廢可興乃葺州治新儒學明道
程先生嘗爲晉城令州舊有祠公謂先生豈泛然名
宦僅僅循吏而已哉遂重修其祠至於濩澤園嘗平
諸倉曰路曰橋靡不畢舉然小民雖甚德公而前之
怨家興訛造謗爲害未已公乃嘆曰人當自知止足
不然必速顛沛乃力懇當路致其事而歸州民攀留

數十里不絕車至不得行多有泣下者公慰諭而遣之時弘治辛亥也公歸惟以教誨子孫爲務每夜至二鼓方就寢家庭肅然宗族不能婚娶里鄰不能殯葬者巳雖不給亦汲汲以周之閒與鄉之不仕及倦而歸者徜徉于西湖孤山之間更唱迭和有歸田錄傳于時居常最甘澹薄于世味漠如也每謂士當以立志爲先以涵養爲要否則大本不立一事不可爲矣公性不喜酒年至耄耋燈下細字猶能讀之喜吟詩有稿藏於家作字不喜行草與羿汝劉問相真楷妙似劉蒞其天性嚴整然也嘉靖壬午十二月疾終于正寢遺言子孫仕者以忠孝報國處者以勤儉守家享年八十有九

壺關縣知縣吳公傑傳

杞志

吳傑字漢甫正德己卯舉于鄉性行秖介律身廉潔不苟同于俗既第猶躬耕不輟母亡貧不能葬適流賊至居民皆逃公獨守母柩不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相犯後爲壺關令甫四月儲穀二千餘石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食其清苦尤爲罕儷故人有欲以私薦之者公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爲斂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哉竟不受

山西霍州儒學學正曹公端傳　黄佐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躬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供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旣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奉先又建義祠以爲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殷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贐之

客俺者辨之學徒從敬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然而化
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願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
德甲寅卒于官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徹澠池知
縣胡復立特祠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七終